

欽差大臣站在門口畏畏縮縮的問。他大概真的有點怕這個囚犯，連牢房的門都不敢進去。

聽了欽差大臣的話，囚犯的眼睛忽然閃出一道希望的光輝。他從床沿站起身來，激動的說：「有，有……那麼……那麼……」囚犯一邊嚷嚷，一邊衝向門口，好像要和欽差大臣拚命似的。

那些衛兵和獄卒眼看情勢不妙，急忙用刀槍擋住他。「幹什麼？退回去！」

「請讓我說話吧！我是無罪的，我是……」囚犯大聲嚷著。他根本不把刀槍看在眼里，仍想衝到欽差大臣的面前去。

衛兵和獄卒為了阻止他，有人抓住他的頭髮，有人抱住他的雙腿，但他還是企圖向前衝。於是，四、五個衛兵和獄卒只好把他推倒，壓在





在貧窮的漁村，雙親已經去世，也沒有兄弟，是個異常賢慧和美麗的女孩。鄧蒂斯和她久別重逢，真是千言萬語，不知從何說起。

「我不久要升任船長了。」鄧蒂斯高興的說：「摩萊爾先生和我父親都希望我們兩人早點結婚。四、五天後，為了死去的船長生前託我辦的事，我必須到巴黎一趟。我想在這幾天舉行婚禮，不曉得你的意見如何呢？」

美茜蒂絲馬上贊成鄧蒂斯的提議。原來她有個表哥叫做弗南特，這幾年來一直愛戀她，最近甚至逼她結婚，但都被美茜蒂絲拒絕了。美茜蒂絲想，早點和鄧蒂斯結婚也好，這樣弗南特就不會老是纏著她了。

一八一五年二月二十八日，鄧蒂斯和美茜蒂絲在一家飯店舉行了婚禮。賓客滿堂，喜氣洋洋，非常熱鬧。連平日不參加部屬婚禮的摩萊爾

夫婦，今天也賞光蒞臨，為鄧蒂斯的婚禮增添不少光輝。另外，還有埃及王號的押運員鄧格拉斯、做裁縫的鄰居卡弟羅斯士、美茜蒂絲的表哥弗南特，以及埃及王號的全體船員。

下午兩點左右，美麗的美茜蒂絲由迎太蘭村的姑娘們護送到飯店。婚禮正在進行時，忽然有幾個憲兵闖進禮堂，後面還跟隨一個佩著綬帶的法官。

「奉法院命令，查愛德蒙·鄧蒂斯涉嫌叛國，依法



鄧蒂斯雙手抓起一把鑽石，那些鑽石從指縫間溜下去，閃閃發光，鏗鏘有聲。哦，這麼多的財寶，法利亞長老實在低估了，豈止是一千兩百萬？簡直是一份無法估價的寶藏。鄧蒂斯頓時目瞪口呆，不敢相信這份寶藏竟然是自己的。不會是在作夢吧？的確，這不是夢是什麼？他只覺得一片茫然。

奇怪的長老

這一年的夏天，馬賽近郊有家小旅館，旅館主人叫做卡弟羅斯士，年紀約四十多歲，整日愁眉苦臉，從早上就坐在櫃檯邊，忍耐著炎熱的天氣，等候旅客光臨。

「哼，這世上沒有一個人喝得起一瓶葡萄酒，連一個旅客也沒有。」





海蒂馬上笑著打
招呼，「歡迎我主人
的朋友。請坐。」伯
爵和阿爾拔便坐了
下來。接著阿里端了
咖啡過來。

「我們談些什麼
好呢？伯爵，我想聽
聽公主的身世。因為
當年家父也在希臘，

她可能會提起家父的
名字。我倒是很樂意
從這樣的美人口中聽
到家父的事……」阿
爾拔依約先小聲的徵
求伯爵的同意。

伯爵想了想，瞄
了海蒂一眼，眉毛高
高揚起，示意她要特
別注意，再用希臘語
告訴她：「海蒂，談





下跪似的把雙手交叉在胸前叫了起來：「鄧……鄧蒂斯，請你別殺我的兒子吧！」

伯爵暗叫了一聲，退後一步，手槍竟然掉到了地上。「你……你叫誰？馬瑟夫夫人。」

「我叫你的名字，只有我還記得你的名字。鄧蒂斯，我是美茜蒂絲啊！」婦人除去了面紗。那張臉正是馬瑟夫夫人美茜蒂絲。

「夫人，美茜蒂絲已經死了。我可不記得有同名的人。」

「不，美茜蒂絲還活著。她還記得你，就算沒有看見你，她也聽得出你的聲音。鄧蒂斯，那天我一聽到聲音就斷定是你了。之後，我一直注意你的行動，暗自害怕著。所以是誰打倒馬瑟夫伯爵？我想不必問就知道了。」

「他的名字叫弗南

特！」伯爵忿怒的大叫。

美茜蒂絲被那聲勢震

懾住了，顫抖著說：「果

然沒錯……求求你，鄧蒂

斯，救救我兒子吧。」

「誰告訴你我將和他決鬥的？」

「沒有人告訴我，是母親的直覺。我今晚跟著你去了歌劇院，從包廂後



